



潘伯鹰被捕

◎祝淳翔

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及续编是我读大学时的爱读物,2019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修订版,将之分为知人、阅世、自道与抒怀三部分,“知人”中第335条至358条,与沪上书法家潘伯鹰有关。第358条云:“潘伯鹰于抗战前受诬,被禁百余日,成诗一卷,曰《南冠集》”。

《南冠集》初刊《学衡》杂志1932年5月第76期,集后有一节按语,当为编辑者吴宓所拟。先是介绍“潘式君,字伯鹰,号鳧公,安徽怀宁人。文采斐然,尤工为小说。著有《人海微澜》与《隐刑》二书,为时所重。”后切入正题:“民国二十年三月,君以无辜被捕,由北平解送沈阳,羁禁于该地宪兵司令部。经友人代白冤诬,本可早日省释,乃以人事错杂,恩怨纠纷,挟持报复,公私莫辨,君遂久作牺牲。在狱历百余日,始得还复自由。其间困苦备尝,幸未伤及体肤;牢愁所积,发而为诗,今汇刊于此。”这里明白写着系狱时间点为1931年3月,结合集中第一首诗,题目里有“三月一日忽被逮立行解赴沈阳”,可知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《安庆人物传》,“1928年,他目击时艰,发表激进言论,被投入沈阳宪兵司令部监狱,坐牢4个月后由章士钊营救获释”,至少在时间上与事实不符。

潘因何被捕呢?诗集的第四首诗题里“有传余被羁事涉闺襜者”等语,表示绝非事涉男女。是因发表激进言论?许伯建《潘伯鹰先生小传》亦判断,“先生磊落不羁,议论英迈凌厉,无所避就,恒为人诟病忌嫉而挤陷之”。但在我印象中,潘氏之被陈巨来目为“十大狂人”之一,乃事关书法。《安持人物琐忆》称其喜仿褚遂良《伊阙佛龛碑》字体,因此得章行严与沈尹默青睐,“遂自命为第一流人物,狂放不羁矣”。丝毫不提政治。或是郑逸梅《我所知道的潘伯鹰》指出的,“当国民党执政,挟私行诈,罗织株连,无辜被逮捕的时有所闻”,潘因此“平白地为缧绁中人”?

初偶阅旧报,见1931年3月29日北京《益世报》报道“柯劭忞等营救潘式”,中有“近因潘六年前与韩麟符通过信,故经东北宪兵在平拘捕”。又见4月1日同报报道其父潘语龄由沪来平,因酒后失言在春华楼被逮,旋为人保释。可知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何等肃杀!

《南冠集》中《五先生诗》披露5位驰援的师友,其中第五位即章士钊,集中附录章氏一诗,题为《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迎伯鹰出沈阳狱》,昭示潘氏的出狱日期,并慨叹二人同此命途:“卅年曾作楚囚来,今日迎君又柏台。冤狱證如三虎耳,文人命比一鸡裁。梦魂锦里枫林黑,屈膝梁汾马角哀。收泣请从今日始,胥靡舟楫看斯才。”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6)

埃尔蒙·杜拉克 绘

玛尔吉娜始终
保持警惕。



文学的一生

[美]阿瑟·米勒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阿瑟·米勒坦诚写下一生的追求和痛楚,和明星妻子玛丽莲·梦露、科学家奥本海默、诗人聂鲁达、导演伊利亚·卡赞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以及摄影家妻子英格,探求一生中每一段的存在和意义。

八十本书环游地球

[美]大卫·丹穆若什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模仿凡尔纳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中的福格船长,但起点变成了自家书斋,每天凭借一本书带来的灵感,从伦敦出发,直到再回到伦敦,读者随之探访全球各地,与经典和现代文学对话,也与当地的风土、人物、城市和乡野对话。

我在上海开出租

黑桃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作者翔实记述自己在上海开出租车时的所见所闻,既囊括了形形色色的司乘故事、方寸之间的人生百态,也穿插着出租车司机的日常生活与行业状况,还点缀了对上海的城市风貌、历史切片的描写,故事丰富有趣,语言简洁幽默。

印度文明史

[美]伯顿·斯坦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全书叙述了印度自公元前7000年起直到21世纪的历史变迁,将当代印度的政治问题与其历史联系起来。以印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为主轴,对印度的地缘关系、王朝更迭、宗教文化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解读。



藏书入冷摊

◎闫笑

黄裳为自藏书《忆江南馆词》题记,谓“廿五年前,余家始来海上。僦居徐家汇。有纸铺在小街上,以秤入旧书报为生理。主人唐氏,不识字而好书。其肆后于储礼堂家秤得精本不少”,见其《梦雨斋读书记》。而集外文《皇明鸿猷录》跋语又谓“徐汇唐肆主人为余儿时旧识,尝得储礼堂家书不少佳本”。两者均提到了储礼堂,却把姓写错了,应作“褚”。

褚礼堂原名褚德仪,字守隅,号礼堂,晚号松窗。其人生于同治十年,宣统登极,遂避讳改称褚德彝。据啼红说,“松窗博学好古,生前收藏书籍碑帖颇富,且多丹黄满纸之本,得名碑佳帖,除加钤藏印外,辄喜题跋数行于后。以是松窗所藏碑帖书籍,颇值珍视”。奈何此老“晚年精神殊感不济,渐染阿芙蓉癖,一榻横陈,吞吐恣意,然所入不敷所出,颇感拮据。一自抗战军兴,境益艰困,饔飧不给,又复告贷无门,不得已,只能割弃所好,得代价以维持生活。因颜其所居曰食古堂,不知者以为其自谦食古不化,讵意其所谓食古者,无非为卖古董以充食耳”。1940年,褚德彝七十岁,陈涵度的寿诗开头便说“褚公食古饱碑版”,或可归入“不知者”之列。

“礼堂既捐馆,其家人亟欲以居屋顶替与人,凡礼堂认为极精之品,不忍脱手者,家人视作废铜烂铁,破楮残简,以廉值让诸收买旧货者,捆载而去”。当年,朱其石在“河南路上之旧书摊头,近发现大批松窗旧藏之书籍碑帖”,梅生也在“南京、苏州间书画肆中,常有褚之遗物发现”,其他“零星图籍,有褚题识或有藏章者,随处可于冷摊上发见”。

而唐氏秤书时,“书都堆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。家里的女人高高站在二楼,倚着栏杆,用手绢掩着鼻孔看他一捆捆地秤”,其中“元刊《诏诰章表机要》及万历刻《六代小舞谱》等”以及“嘉靖黑口本张大《兰雪集》,天一阁钞《道藏六种》等”则转手让给了黄裳。



《读书敏求记》应该当作书话来读

◎南北

初见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,还是20世纪80年代,浅浅的一册,书名特别吸引我。但记不清是读黄裳还是读陈寅恪的书,知道作为钱谦益族曾孙的作者,在钱谦益去世后,参与家产争夺,逼死柳如是,便憎人及书了。

后来又得知,四库馆臣对其虽多有借鉴,却有严厉的批评,如说它“分别门目,多不甚可解”,还有“编列失次……於考证不甚留意”。这与我初读此书的印象大致吻合。

最近重读《读书敏求记》,我的看法有所改变。此书前身为《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》,可见其并非解题式的著作,而是一些题跋的汇编。四库馆臣和后世学者都视之为“书目提要”或目录版本学专著,所以很容易指出它的不足。

此书固然在善本书目和版本学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,可其写作方式更接近于笔记小品,甚至更接近于现代书话。如《高常侍集》一

则:“予借林宗宋椠本影摹,族祖求赤又从予转假去,录而藏于怀古堂。今宋椠本流落无闻,予本已归之沧苇,此乃怀古堂录本。聚散不常,阅人成世,三君墓木已拱,独予抱断编残简,栖迟于鱼蠹之中。闲房良夜,静言思之,吾家典籍,异日不知传于何人?”如果和唐弢关于书话因素的界定,即“一点事实,一点掌故,一点观点,一点抒情的气息”相对照,可谓神形皆似。